





玉

新鑄批選合

成

杭城井亭橋趙吾山梓行

齋

法百將正傳

刻批選合法百將正傳序



夫制方圓者必以規矩別長短者

必以尺度此法也若方圓長短者

時制宜以利不窮之用則法外意

也法可行不可泥意可會不可執

昔東光張預作百將傳以為武弁

矜式夫諸將用兵或定制守正如

叙
山如林或因敵出奇如江如河蓋
合法與意而具備者也

國家儲養世胄及武科取士皆以
此傳與武經明試之蓋謂武經槩
其綱領條目而此傳則見于行事
之實所當佩服而師資者爾邇來
夷虜跳梁中外戒嚴

朝廷需將才甚急顧時當熙洽人不
右武如武經將傳率駢枝之趙生
以文士而深為究心徃註武經極
其詳明茲取百將傳刪繁就簡提
挈要歸合法處隨事標識會意處
逐節闡明且人為品隲著其生平
用兵大槩真得武學肯綮爰命付

梓人以廣其傳蓋取其得古人之
良法精意足為經世之用匪徒計
備科試而已

欽差提督學校浙江等處提刑按察
司副使崑山李同芳叙

新鐫批選百將正傳目錄

○第一卷

周齊太公

吳孫武

越范蠡

齊孫臆

齊田穰苴

魏吳起

秦白起

秦王翦

燕樂毅

趙李牧

趙趙奢

趙廉頗

齊田單

前漢張良

前漢韓信

前漢周亞夫

前漢李廣

前漢衛青

前漢霍去病

前漢趙充國

前漢張湯

前漢馮奉世

後漢鄧禹

後漢寇恂

後漢馮異

○第二卷

後漢岑彭

後漢賈復

後漢吳漢

後漢耿弇

後漢耿恭

後漢黃霸

後漢臧宮

後漢祭遵

後漢馬援

後漢班超

後漢虞詡

後漢皇甫規

後漢張奐

後漢段熲

後漢皇甫嵩

後漢朱儁

魏張遼

魏張邠

魏徐晃

魏李典

魏鄧艾

魏司馬懿

蜀諸葛亮

蜀關羽

蜀張飛

○第三卷

吳周瑜

吳呂蒙

吳陸遜

吳陸抗

晉羊祜

晉杜預

晉王濬

晉馬隆

晉周魴

晉陶侃

晉謝玄

燕慕容恪

秦王猛

宋檀道濟

宋王鎮惡

梁韋叡

梁王僧辨

陳吳明徹

魏崔浩

魏長孫晟

魏于謹

齊斛律光

周宇文獻

周常孝寬

隋楊素

○第四卷

隋韓擒

隋賀若弼

隋史萬歲

唐李孝恭

唐尉遲恭

唐李靖

唐李勣

唐蘇定方

唐薛仁貴

唐裴行儉

唐唐休璟

唐張仁愿

唐王賓

唐郭元振

唐李嗣業

唐李光弼

唐部子儀

唐李推直

唐李愬

唐馬璘

唐渾瑊

唐王忠嗣

梁劉鄩

周劉詞

新鐫批選百將傳合法兵戎事類卷之一

明東浙趙光裕克崇甫批選

趙子玄德卿甫彙輯

江東董永遂行吉甫訂正

解元大化甫全訂

練川錢世禎士孫用詳閱

新安高可學行之甫參閱

古歙吳勉學允貞甫校刊

姚江湯大輅邦乘甫全校

○周齊太公東海上人本姓姜因先世封於呂又從所封曰呂名尚父字子牙文王見

古今事考 卷之一 周齊太公

公抱大才而公侯
之志老而不衰蓋
天將厚之以興周
也

觀三策開口便有
王佐氣象自後佐
命勳臣如韓信之
見漢高鄧禹之見
光武孔明之見昭
烈及本朝徐達之
見皇祖雖不及太
公其言論氣象自
與人異

而說曰吾先祖太公望
子久矣故號太公望

尚有經天緯地之才嘗著六韜三畧兵書年老不遇
避紂居東海之濱坐石磯垂釣絲不設餌釣不曲鈎
每言不釣魚驚獨釣公侯聞西伯善養老入岐州復
釣磻溪西伯出獵遇於渭陽與語大說載歸立為軍
師時年八十有二西伯請教對曰為國有三策敬天
勤民親賢而已西伯善之與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
其事多權謀與秘計。

按公之用兵主於仁義而機謀權變亦嘗參用蓋
兵家所不能盡廢者後之論兵者咸宗太公兵法

○吳孫武齊人

武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
之矣可小試動兵乎曰可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乃
出宮中美人一百八十人武分為二隊以寵姬二人
為隊長令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
武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
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
右婦人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
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
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

三令五申而執法
以斬隊長此得師
出以律之旨

古人兵法得專

古人兵法得專

古人兵法得專

君之愛姬尚不宥
其他可知此見其
法令之嚴明

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營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
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
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武曰臣已受命為將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之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
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武乃使使報王曰兵
已整齊惟王所用雖赴水火猶可也於是吳王知武
能用兵率以為將西破強楚東威齊晉

按武之用兵全在法令嚴明上凡為將者訓練軍
士必以為法。

○越范蠡 越人

卑辭以請成此是
卑而驕之

此種之善於用間
處所謂因其內間
而用之也故得行
成

范蠡請卑辭以行
成文種請用間以
行成逢同請結與

吳王夫差日夜勤兵思以振越越欲先吳未發伐之
蠡諫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
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
之越王問計於蠡蠡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
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遣之不聽而身與之市勾踐
乃令大夫種行成于吳請身為臣妻為妾子胥諫吳
王勿許種還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
死種曰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勾踐乃
以美人寶器令種間獻嚭嚭受之因說吳王曰越已
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遂赦越罷兵而歸

國以待吳獎三人
皆知謀之士

故厚吳以乘其弊
此逢同之善於謀
國處故能報吳

○勾踐反國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
亦嘗膽曰女志會稽之耻耶欲以報吳大夫逢同諫
曰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吳兵加於齊晉怨深於
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深自矜為
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
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乘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
居二年吳王伐齊敗之艾陵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
政驕矣請試嘗之貨粟以下其事種至吳吳王弗聽
子胥言竟與之粟太宰嚭因諛子胥吳王賜子胥屬
鏤劍以自殺勾踐召蠡曰吳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伐

吳會諸侯於黃池
此吳王之自取敗
亡處後始皇空國
伐齊符堅空國伐
晉皆蹈此弊蓋皆
知攻而不知守也

乎對曰未可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從

王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乃與蠡謀發兵伐吳吳

師敗太子被殺吳告急於王王方會於黃池懼諸侯

聞知乃秘之盟畢使人厚禮以請成越王亦自度未

能滅吳乃與吳平○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

輕銳盡死于齊晉越遂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

師敗越王棲吳王於姑蘓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請成

勾踐欲許之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

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天乎且君王早朝晏罷非為吳

耶謀之二十年一旦棄之可乎天與弗取反受其咎

鼓兵以叱吳使是君命有所不受

程官耕海畔此蠡之明哲保身處凡為將者皆當法之

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不忍其使者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使者泣而去。吳王遂自殺。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蠡反國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共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去之。齊耕於海畔，自謂鳴夷子皮。齊人賢而相之，已而歸相。即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父子耕畜貿易，致貲累鉅萬，老死于陶。

按蠡初勸越王行成于吳，是其明也。後不許吳王行成于越，是其斷也。明斷兩全，遂以立國。且前去

越後去齊，明哲保身，真人傑哉。

○齊孫臏孫武之後

先以所短盡人所長，後以所長勝人所短。此先屈後伸之術，即兵家陰節陽節之法也。

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為魏將軍，嫉臏勝已，乃召臏而斷其兩足，欲隱弗見。齊使者至，梁見之，竊載之。齊薦於齊將田忌，忌數與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乃謂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忌然之。復與諸公子逐射，千金既馳，三輩畢，果一不勝而忌再勝，率得千金。忌因進于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後魏伐趙

不走趙而走大梁
此是攻其所必救

救韓之謀即救趙
之謀皆是攻其所
必救皆是奇兵

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使田忌為將臧為師以救之
忌欲引兵之趙臧曰夫解襍亂紛汜者不控捲救閉
者不搏檝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矣今梁趙
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
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
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斃於魏也忌從之果去邯鄲
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後魏與趙攻韓韓告急
於齊齊使田忌往救之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
韓而歸臧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
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

入魏地而滅灶此
因勢以怯所謂
男怯勢也所謂以
尋弱勝之也惟臧
為滅灶計故消棄
步軍而獨與輕騎
追之正是墮其計
中

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
為十萬灶明日為五萬灶又明日為三萬灶龐涓行
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
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輕騎倍日併行逐之臧度其
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
木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善射者萬弩夾
道而伏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舉火燭之讀未
畢齊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涓自知智窮兵敗乃
自刎曰遂成孺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太子
申以歸

按臚前救趙後救韓皆以機權取勝於人所謂得其機會而可制者也

○齊田穰苴 田完之苗裔

齊景公時晉燕交侵齊境景公患之晏嬰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克敵願君試之景公以為將軍命捍晉燕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賈約曰旦日之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自已

此是今文齊武文以恩惠言武以威嚴言

請寵臣監軍此預為嚴行法令之計

前斬後期之賈後斬馳使之僕所謂法令執行者是也

穰苴首斬莊賈與衛青不誅趙建各有攸當

監軍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洩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賈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搔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垂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遂斬賈以徇三軍久之景公遣使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

既設明法令又拊循士卒威惠並行故人樂戰

晉燕聞風退避此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釋兵解約而後入國是與民休息且不敢專兵之意可為將者法

使者馳云何對曰當斬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右駙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灶飲食問疾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而罷去燕師聞之渡水而解於是追擊之盡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景公郊迎勞禮尊為大司馬田氏其後景公用兵大倣穰苴之法又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按穰苴法令嚴明恩惠廣洽故士卒樂戰而晉燕為之退避足稱善兵者

○魏吳起衛人

起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破家鄉黨笑之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出衛郟門與母訣曰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適魯事曾子母死不歸曾子薄而絕之起乃以兵法事魯君魯欲將起以敵齊以其娶齊女而疑之起遂殺妻以明其不與齊也魯將起攻齊大破之魯君終疑而謝起起適魏文侯問李克曰起何如人克曰起貪財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乃以

棄母殺妻而見薄于師只為功名之念太重

與士卒同衣食勞
苦是視卒如嬰兒
起之立功全在此

在德不在險此是
古今名言

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同衣食。卧不設
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
起吮之。文侯以起善用兵。且得士卒心。命為西河守
以拒秦。魏文侯卒。武侯立。浮西河而下中流。謂起曰
美哉山河之固。此衛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左河
濟右太華。伊闕在南。羊腸在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
紂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北。大河經南。脩政不德。武
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不修德。舟中之人
皆敵國也。武侯曰善。○魏置相。相田文起。不悅。謂文

現二人論功而起
終屈於文乃知國
家內重而外輕也

廢公族以養戰士
即棄母殺妻之風
心也宜其賈禍

曰請與子論功可乎。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
謀。子既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
庫。子既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
東向。韓趙賓從。子既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三者皆
出吾下。而位居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
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
曰屬之子矣。文曰此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後因諗
去魏適楚楚悼王以為相。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
公族踈遠者。以撫養戰士。要在強兵。於是南平百粵
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楚之貴戚

古人論功而起

古今事考卷之一

七五成卷原反

怨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攻殺起

按起志在功名為卿黨所激故內不顧母妻外不顧公族而一意為之當時稱為精忍人當夫竟以此被譏見殺然其用兵深得士卒之心是則可取者也

○秦白起 郿人

起事秦昭王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路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

馮亭此謀實為韓之長策庸知其嫁禍於趙乎

趙按據上黨民既已賈禍使廉頗得堅壁拒守猶可自保奈何使趙括代將竟致喪敗耶

趙以趙括代廉頗而秦以白起統王乾用人得失如此其勝負不戰可知

起以正兵佯敗誘進趙軍因堅壁拒守又以奇兵絕趙

趙孝成王不聽平原君之言而與平陽許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秦使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徙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兵禦之頗築壘堅壁拒守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訕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子趙括為將耳若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頗不出戰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頗將以擊秦秦聞括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王齕為裨將令軍中有敢洩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乘勝

起以正兵佯敗誘進趙軍因堅壁拒守又以奇兵絕趙

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乘勝

古今合注傳卷之一
軍後絕趙糧道此
時趙軍蓋在陌
中矣况秦王又悉
兵絕其救援趙安
得不敗

趙卒陰相殺食此
是軍無糧食則亡

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竒兵二萬五千人絕
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
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
救。至秦王聞趙糧道絕。自之河內。悉兵詣長平。遮絕
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
來攻秦壘。欲出不得。括乃率銳卒搏戰。秦軍射殺括。
括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怒其前不樂為
秦而歸趙。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秦復定上黨
郡。○秦既定上黨。分軍為二。命王齕攻皮牢。拔之。司
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藺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

韓趙開秦相應侯
欲其不任吳起用
兵而竟得割地以
和乃知為國貴將
相協和也

安君為秦戰勝。攻取者十餘城。雖周召呂望之功。不
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
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
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久
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
所得民幾何人。故不若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
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許韓趙割地以和。武安君聞
之。與應侯有隙。○秦使王陵攻趙邯鄲。少利。欲使武
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怨
秦久矣。其救日至今。秦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

起之不行以秦卒
罷弊又恐諸侯乘
弊而起所言固然
要亦以坑卒失人
心難以成功耳

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鄉趙應其內。諸侯攻其
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使應侯請之終
稱病不肯行。秦王乃使王齕代將。不能拔。乃免武安
君為士伍。不許留咸陽中。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
使使賜劍自殺。

按起行兵有紀料敵最明為秦名將特殺戮太過
竟以滅身亦天道也

○秦王翦 潁陽東鄉人

秦始皇欲伐荆時秦將李信年少壯勇。始皇問曰。吾
欲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復

翦請用六十萬人
此是識衆寡之用
者勝

李信但知進前不
知顧後反為荆人
所敗正年少不詳
事者之所為乃知
為將者不可不機
警

請美田宅園池此
見翦謀慮深善
自保全如此其用

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
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
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因謝病歸老于潁陽。恬攻
寢破之。信攻平與。又攻鄢郢。俱破之。引兵而西。與恬
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信軍。入
兩壁。始皇聞之大怒。馳至潁陽。見翦曰。寡人不用將
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荆兵日進而西。將軍恐棄寡
人乎。翦曰。大王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
曰。為聽將軍計耳。乃命翦將兵六十萬。始皇自送至
灞上。翦請美田宅園池。其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

子學
子學
子學

兵可知

翦日休士而不出此是謹養勿勞并氣積力也

前荆人襲李信軍後而破之今翦亦襲荆人軍後而破之皆是出其不意

貧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翦既至關使使還請田宅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秦王粗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願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翦代信擊荆。荆悉兵拒戰。翦堅壁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翦終不出。日休士沐浴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技。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荆兵挑戰不出。引而東。翦舉兵追之。大破荆軍。殺其將項燕。乘勝畧定荆地。翦

料主離必敗即此見世將亦兵家所忌

與子賁皆有大功於秦。及二世時。命賁子離擊趙王及張耳於鉅鹿城。人謂離必勝。客曰不然。為將三世者必敗。以其殺伐多也。今離已三世將矣。若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虜王離。

按翦審於用兵。明於保身。真可謂老成之將。

○燕樂毅樂至之後

燕昭王怨齊欲報之。問毅伐齊之事。對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諸侯素惡齊。湣王驕暴。遂合從與燕伐齊。使樂毅為上將軍。并護荆楚韓魏。

燕與趙楚魏相連此是衢地合交

田單聞燕以去樂毅即應侯間趙以去燕頗且燕趙之因間取敗亦同

燕趙之兵以伐齊破之。齊王出奔莒。燕封樂毅為昌國君。復使毅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會燕昭王死。子惠王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毅。及即位。齊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所以不早收者。聞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王所患。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素疑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伐毅。將而召毅。毅畏誅而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驚動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

燕封樂間亦恐毅在趙而乘燕之弊也

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齊城。迎襄王入臨菑。後惠王悔使騎劫代毅。以取敗。又恐毅為趙用。而乘燕之弊。以伐燕。乃使人謝毅。毅亦復書惠王。惠王乃以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毅復通燕為燕趙客卿。卒于趙。

按毅連結諸侯以伐齊。汲井幾至矣。而竟無成功。則以燕王信用之不專也。於毅何咎。

○趙李牧

牧嘗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

牧所措置如此可
為邊將固守邊城
之法

功倖北不勝而後
大破之此是始如
處女敵人開戶後
如脫兔敵不及拒
又是能使敵人自
至者利之也

選軍習戰是正兵
張左右翼是奇兵

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
斬匈奴每入輒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
匈奴以牧為怯雖邊兵亦以將怯趙王怒使人代將
歲餘匈奴每來出戰不利多亡失邊不得田畜復請
李牧趙王強牧復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
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
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選軍習戰
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倖北不勝以數千人
委之匈奴聞之率眾大入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
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

邊城牧後又救燕擊秦封武安君秦使趙寵臣鄧開
說間牧趙王命趙葱代牧牧不受命趙王斬之

按牧之用兵全是以怯為勇以弱為強先為不可
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

○趙趙奢

前之堅留不行不
為遲後之卷甲而
趨不為速只是款
出其不意

秦伐韓軍於闕與趙惠文王問可救不廉頗樂乘皆
言道遠險狹難救奢曰其道遠險狹譬之兩鼠鬪於
穴中將勇者勝王乃命奢救之兵至邯鄲三十里而
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鼓譟勒
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

許歷請厚集其陣
又請先據北山可
謂知兵者矣

歷請先據北山此
是我得亦利彼得
亦利者為爭地也
奢用許歷之言而
先據北山所謂得
勢者昌若劉備之
據馬鞍山則又異
是矣故勝敗不同

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奢
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去國三十里
而軍不行乃復增壘關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間乃
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關與五十里
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曰秦人
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
不然必敗奢曰諾歷又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
敗奢亦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
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
而歸趙王賜奢號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

按奢善於用謀審於得勢所以成功

趙廉頗 趙良將

廉頗與相如爭正
猶吳起與田文爭
皆因不能克已

初秦伐趙趙將廉頗堅壁不戰趙惠文王聽秦間言
以趙括代頗將遂敗後燕伐趙趙王命頗將兵擊之
大破燕軍遂圍燕燕割五城以和頗以勇氣聞於諸
侯時藺相如位在頗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大功
而相如以口舌居吾上吾羞為之下若見必辱之相
如聞之每朝稱病不與相見其舍人皆不悅相如曰
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驕獨
畏廉頗將軍哉顧吾念之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

此見相如謀國之
忠亦見廉頗服善
古今合去得專

之勇皆可為將臣之法

郭開前毀李牧本又毀廉頗人謂開為趙之幸臣實趙之賊臣也

廉頗思用趙人此是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相鬪勢不俱全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肉袒負刑請罪遂為刎頸之交○悼襄王使樂乘代頗將頗怒攻乘乘走頗奔魏之大梁久之趙王因數困於秦兵思復得頗頗亦以魏不能用思復用於趙趙王遣使視頗其仇郭開令使者毀之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王聞頗在魏陰迎之為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老死于壽春

接頗勇氣有餘而度量不足故為相如所包容然

去趙而復思趙亦義士也

○齊田單 齊諸田疏屬

田間去寧毅以奪敵人之主帥

祭先致飛鳥以慰士卒之耳目預為神師之地

燕使樂毅伐齊下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即墨城中推單為將軍以拒燕頃之單聞樂毅與燕新君有隙乃縱友間於燕王使騎劫代樂毅單又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恠之因宣言曰必來下教我乃令城中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為師乎因反去單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實無能也單曰子勿言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恐燕軍削所

誘燕人削降機要

古今合去同專

十七五成齋原板

而齊兵激發此是
殺敵者怒也

先遣議降而後以
火牛奮擊此是始
如處女敵人開戶
後如脫兔敵不及
拒

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
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剗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又
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先人可為寒
心燕軍盡掘龜墓燒死人齊兵從城上望見皆涕泣
共欲出戰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牘與士卒分功
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
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單又
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家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
無擄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其城中大喜許之燕軍由
此益懈單乃收城中牛千餘為絳繪衣畫以五彩龍

古無火牛之法而
單始為之見其用
謀神魯若房瑄則
用其法不得其意
故敗

文東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
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奔燕軍
燕軍大驚牛尾距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
觸盡死傷五千人因嚙枚擊之城中鼓譟從之老弱
皆擊銅器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遂殺騎劫盡復
七十餘城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聽政封單為安平君
按單當齊國喪敗之餘非激發人心不能興復故
或稱神師或誘剗降或誘掘塚皆以激人心也然
此與火牛等事皆是用奇不用正

前漢張良其先韓人

使力士椎擊秦王
此或少年不經事
時所為要之報仇
心切奮不顧身

非良不能佐沛公
非沛公不能用良
君臣相遇豈偶然
哉

先設疑兵又哨秦
將先奪秦人之

心矣然後因并懈
而擊之所以一本
滅秦

此戰前後皆是奇
兵

謝羽鴻門此以屈
致伸之術

燒絕棧道以固漢
王之意兩遺羽書
以易項羽之謀皆
是為漢實則為韓

良五世相韓及秦滅韓良悉以家資求客刺秦王為
韓報仇使力士持鐵椎擊秦王於博浪沙中誤中副
車秦王大怒求賊甚急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嘗從
容步游下邳圯橋上為老父拾履遂約期授書一編
曰讀此則為王者師因忽不見視其書乃太公兵法
也良異而視之後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
遇沛公即屬焉數以兵法說沛公嘗善而用之良曰
沛公殆天授遂從之○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軍良
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秦將屠者子賈孺易動以
利願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百人具食益張旗幟

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
欲連和俱回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
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而擊之沛公乃引軍
擊秦軍大破之再戰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項羽
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私見良欲與俱去良要伯見
沛公因勸沛公謝羽于鴻門而解○沛公為漢王王
巴蜀之國良歸韓因勸漢王曰何不燒絕所過棧道
示天下無還心以固漢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良歸從韓及漢王還定三秦良遺書項羽曰漢王失
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

古今法考卷之二
百好專卷之二
古今法考卷之二

借箸籌策此是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食其款立六國後為漢初聖良恐立六國後為漢益敬

齊與趙欲併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廼間行歸漢。○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王立六國後。漢王善之。趣刻印。食其未行。良從外入。王具以告良。良曰：請借前箸為王籌之。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藉之死命乎？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藉之頭乎？武王入商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

且使人心分散良之謀善矣

論六國之後不可立此是屬於廟堂之上以誅其事

倒置干戈，覆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脩文，不復用兵乎？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為乎？放牛桃林之野，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示不復輸積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是其不可者八也。誠用客謀，陛下事去矣。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令趣銷印。○漢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使自

良之功不在戰陣而在運籌非帝所能知之

必待上問而後言之此良之因事納忠

到雍齒以安群臣是得其機會而制之

擇三萬戶良曰臣始會上於留願封留侯足矣不敢當三萬戶遂封留侯○上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維陽南宮望見諸將相與坐沙中偶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親愛所誅皆仇怨此屬以天下不足徧封又疑平生過失被誅故相衆謀及耳上曰柰何留侯曰上平日所憎群臣所知者誰最甚上曰雍齒數窘辱我為其功多不忍殺留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安矣上乃置酒封雍齒為十萬侯群臣喜曰雍齒尚封侯吾輩無復憂矣○劉敬勸帝都關中

不都維陽而都關中此萬世建都之長策

謂楚人難與爭鋒此是說幸勿攻

良願從赤松子遊此與范蠡之夫越相同所謂功成身退

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勸帝都維陽良曰維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荆湖之利阻三面而固守使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帝即命駕西都關中○黥布反帝自將而東留侯曰楚人剽疾難與爭鋒○從征陳稀歸乃曰家世相韓因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強秦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遂學辟穀道引輕身卒初圮上

長明哲保身者也

老人授良兵書曰後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後十三年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

按良五世相韓恩義至深秦滅韓國良謀誅秦項殺韓成良謀蹙項迹雖為漢心皆為韓也其深謀秘計皆善藏不露人所莫測

○前漢韓信淮陰人

漢王聽蕭何言齋戒築壇拜信為大將禮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者非項王耶為人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

築壇拜將此是重於立將

前論項王之短因請漢王反其夫道後論三秦之失因請漢王率兵入關所謂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也即此是其胸中經濟素定漢得天下皆由此策

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慈愛憫人疾病然有功當封爵者即利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耳項王雄伯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數又欺其衆降諸侯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獨欣翳得脫秦父老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大王入武關秋毫無害除

法守專

法守專

十三

陳紅臨晉是正兵
從夏陽渡軍是奇
兵此是遠而示之
近又是兵事尚密
出其不意

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秦民皆知大王失職王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漢王使信擊魏。王豹。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銚渡軍。襲安邑。豹驚引兵迎信。遂定魏地。○信與張耳引兵數萬。欲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曰。韓信乘勝而去國遠。聞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蕪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

李左車之言即白
起伐趙之謀最是
行兵上策。惜陳餘
不能用也

稱義兵不用奇詐
此正陳餘不善用
兵處

此見行兵以用間
為先。若非間知其
不聽而下之信反
為所擒矣

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後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矣。否則必為二子所擒。成安君儒者。嘗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韓信兵不過數萬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此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諸侯皆輕來伐我。不聽信使人。間知其不聽。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上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誠曰

出井陘口是正兵
伴敗棄走與馳騎
易機是奇兵

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
幟。令悍將傳錢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莫信而佯應。
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
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險阻而還，乃使萬人先
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明信建大將旗鼓出
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佯棄旗鼓走，趙果
空壁出，奪漢旗鼓，且逐信。信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
不可敗。前出奇兵二千騎，候趙空壁出，遂即馳入
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不能得信等，欲還，壁皆
漢赤幟。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各遁走。漢兵

惟善悟兵法之意
故能決勝

夾擊大破之，斬成安于泚水之上。○諸將劾首虜畢，

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反背水陣，曰破趙

會食，竟以勝敵，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不曰陷之死

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信非得素所拊循士

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則皆

走，尚可得用乎？諸將曰：善。○信令軍中生致廣武君

曰：僕欲圯攻燕東伐齊，君何而有功？廣武君曰：將軍

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

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此將軍所長

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若舉倦罷之兵，頓燕堅

先較信之長短而
後使之說服燕齊
何等識見

說降燕人此不戰而屈人之兵

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支。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持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矣。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釋兵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不敢不從。燕已從。使善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法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果從風。而靡因請漢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其國。○漢王使張耳守趙地。韓信收趙兵。擊齊。信引兵東

師徒但知奉詔說齊而不知說漢王以詔止信軍其謀亦疎所以賈禍

此是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或人之說能且即左車之說成安二人皆不能用所以取敗

下渡平原。聞漢王遣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辨士蒯通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孺儒之功乎。信然之。遂渡河擊齊。齊聽酈生罷守備。信至臨淄。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烹之。而走高密。信遂定臨淄。○齊求救於楚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齊王廣與龍且并兵與信戰。未合。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散。敗不如深壁固守。令齊王使信臣招所亡城

半渡使人決此
是半渡而擊之利

信與張耳同受命
出兵前平道請立
張耳為趙王以鎮

亡城聞齊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
城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
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毋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
無燕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無功
若戰而勝齊之半可得遂決戰與信夾濰水而陣信
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擁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
且佯不勝還走龍且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
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
散走齊王廣亡去○信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齊為
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

其國便有自王之
意今平齊復自請
為假王是不知功
高天下者不賞視
張良辭三萬戶而
願封留侯者大不
及故終取禍

帝之改封信固欲
其鎮楚實恐其久
得齊心而有變也
信豈可復陳兵出
入乎又豈可以多
多益善自矜乎以
此見成功固難而

不定願為假王便是時楚方急圖漢王於滎陽漢王
發書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
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
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
漢王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
為乃立信為齊王發其兵擊楚○項羽已定徒齊王
信之國陳兵出入人告信反天子偽遊雲夢而縛之
已而改信為淮陰侯由此怨望日深上嘗從容論諸
將之能因問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
上曰於君何如信曰臣多多益善上曰多多益善何

居功尤難

為為我擒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擒也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後與陳豨謀反且詐詔報官徒欲襲殺呂后太子事發被殺

按信初見漢王足占經濟比及用兵尤見謀猷且不忍背漢之心人人所知而卒不善終則以忠智未純居功之道未善耳惜哉

○前漢周亞夫

絳侯周勃之子文帝封為條侯使續絳氏後

時匈奴大入邊文帝命劉禮軍灞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軍細柳以備時上自勞軍至灞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已而之細柳軍士披甲銳兵弓弩持滿天子先

天子先驅不得入此見法令之嚴

天子按轡徐行此是將能而君不御

驅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矣守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及上至又不得入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成禮而去群臣皆驚帝曰此真將軍也曩者灞上棘門軍特見戲耳其將可襲而虜也若亞夫可得而犯哉又誡太子曰即有變亞夫真可任將兵月餘三軍皆罷○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謂上曰楚兵剽疾難與爭

都尉之計正與臣
夫陛辭之言相合
故臣夫聽之

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餉道。乃可制。上許之。及至滎陽。見劇孟。喜曰。吾乘傳至此。以為諸侯已得劇孟。今劇孟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因問計於故父絳侯。之客邵都尉。客曰。吳楚兵銳。難與爭鋒。然楚兵輕。不能久。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壁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太尉從之。遂堅壁昌邑南。以輕兵絕吳饗道。○吳王初發。其大將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

吳王不聽田祿伯
之言不肯循江淮
別道以出奇兵又
不聽巨將軍之言
不肯疾據淮陽武
庫與嚴倉之粟所
以取敗

太尉兵會滎陽而
後吳始攻梁吳王
所為正犯二將之
議矣且太尉以梁
委之而使之相弊
絕其糧道而使之
自困吳欲不敗得
乎

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從太子之言。恐他人擅兵。權亦反。遂不聽。其少將巨將軍曰。吳多步兵。利險地。漢多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只直去。疾西據淮陽武庫。食嚴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若大王留行下城邑。漢軍車騎入梁楚之郊。即事敗矣。吳王從老將之言。謂其年少。不知大慮。亦不聽。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終不救梁。而使高侯等絕吳楚軍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餓。數挑戰不出。吳兵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

攻東南而備西北
此是善守者守其
所不攻

太尉終卧不起此
是以靜待譚

北已而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飢乃引去
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遁去越人斬首以獻
諸侯悉平○太尉在軍中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
至太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

按太尉委梁不救識輕重之等堅壁斃吳得緩急
之宜故一出而成大功

○前漢李廣 隴西成紀人

廣嘗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景帝使中貴人從廣
擊之中貴人以數十騎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
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廣曰此必射鵠者也乃以

下馬解鞍而胡騎
不敢擊此是形之
敵必從之

百騎往行數十里殺其二人得一人縛之上馬望

見匈奴數十騎上山列陣廣之騎兵皆懼欲還廣曰

吾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若我留匈奴必以我

為大軍之誘不敢擊我乃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陣

二里所皆下馬解鞍蓋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

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

軍廣射殺之復還至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胡兵

終不敢擊夜半胡兵皆引去平明廣歸大軍中○武

帝以廣為未央衛尉程不識為長樂衛尉及出擊胡

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

李廣程不識治軍
不同一則得士心
一則整軍容各有
所長

士卒樂從廣此是
令素行者與衆相
得

刁斗以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
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
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士
卒樂為之。死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
虜不得犯我。是時二人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
畧。士卒亦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廣善射。專以射
為戲。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
即應弦而倒。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為伏虎。射之。沒鏃
及視之。石也。更射之。不復得入。○嘗與王朔語曰。自
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然列校以擊胡軍功封

廣出獵射石。惟其
心有一不一。故射
有入不入

廣以殺降不封侯
此見殺已降者為
得之大戒

以不得當單于而
愠是故立功之念
重以無鄉導而失
道是亦其平日輕
敵所致

侯者數十人。獨廣無尺寸之功。以封邑。何也。豈吾相
不當侯耶。抑且命也。朔曰。將軍自念嘗有所恨乎。廣
曰。吾嘗為隴西太守。羌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吾詐
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
降。此將軍所以不封侯也。○後從大將軍衛青擊匈
奴。青知單于所居。自以精兵走之。令廣出東道。廣以
不得當單于。意甚愠怒。而引兵出東道。軍亡鄉導。失
道。後于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大將
軍按其失道狀。廣遂自刎。

按廣以勇射自負。而失於輕敵。所謂鬪將者。非耶。

○前漢衛青

時匈奴入代殺都尉大將軍統率公孫敖公孫賀趙
信蘓建李廣李沮等出擊之各斬獲有功獨建以三
千騎與匈奴數萬騎戰敗盡亡其軍獨以身歸青問
建罪當云何周霸曰自大將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
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閻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
大敵之擒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士無
二心自歸而斬是示後人無歸意也不當斬青曰青
幸以肺腑待罪行問不患無威霸欲我殺建以明威
是失臣矣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

建以少擊衆勢不
相敵當以閻安之
言為是

青不專誅是得人
臣之禮

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自裁之於以風人臣不敢專
權不亦可乎衆皆曰善遂以建詣行在上弗誅贖為
庶人

按青出自人奴平夷封子為漢名將垂休青史奇
哉奇哉

○前漢霍去病 衛青姊子

去病率兵征虜以張騫前使大夏留匈奴久知善水
草處乃以騫導軍軍得以無飢渴○去病為驃騎將
軍與公孫敖李廣張騫等分道擊匈奴去病涉鈞耆
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斬獲甚衆諸宿將士馬皆不如

去病以張騫導軍
此見不用鄉導者
不能得地利

去病所將常選此
見兵無選鋒

青以武剛車為營
此是強而避之

去病取食于敵此
是因糧於敵也

去病不齊兵法此
是其善於兵

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嘗與壯騎先其大
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匈奴入右北平殺畧頗
衆上遣去病與衛青各率兵擊之去病出定襄匈奴
以精兵陳于幕北待之青乃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
縱五千騎往南匈奴匈奴亦縱萬騎來會適大風起
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匈奴遁去青追之斬獲萬餘
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去
病功多於青上曰去病輕齎絕大幕執訊獲醜取食
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乃以五千八百戶益其封
○上嘗欲告以孫吳兵法去病對曰顧方畧何如耳

去病不以家為此
見其忠於謀國

餘兼梁肉而士有
飢者此不知愛卒
如愛子之道

不至學古兵法○上為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
不滅何以家為上益重之○去病少侍中貴不省士
其從軍上為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
而士有飢者甚者塞外率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
尚穿域躡鞠事多類此

按去病雖少從中貴不恤士卒而用兵惟顧方略
不泥古法足稱善兵者

○前漢趙充國 隴西上邽人

武帝時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昭帝時
擢為後將軍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

安國請討先羗渡
湟畜牧此先零侵
掠之端履霜堅冰
至安國蓋不知也

此是其次伐交蓋
死國見其連結諸
羗即慮其復結匈
奴也

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
充國劾安國奉使不禁自後羗人旁緣前言輒冒渡
湟水郡縣不能禁先零遂與諸羗種豪二百餘人解
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充國對曰羗人所以
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互相攻擊勢不一也年前西
羗反時亦先解仇合約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且觀
匈奴素款與羗相合臣恐羗變不止於此且將連結
匈奴且及其未然備之後月餘羗候狼何果遣使至
匈奴藉兵款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充國請遣使行
邊為備乃使安國至羗斬豪羗三十餘人擊其餘種

願至金城圖上方
略此是因敵變化
而取勝

前渡河後渡陜而
兩進兵皆慎必如
此可為進兵之法

充國行必為戰備
此是以虞待不虞

於是諸羗皆恐遂劫掠小種背叛犯塞攻城殺長吏
上使丙吉問充國誰可將者對曰無踰老臣上復遣
問將軍度羗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
見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充國至金城欲
以萬騎渡河恐為虜所遮乃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
營陳遂以次盡渡虜數百騎未出入軍傍充國以士
馬方倦且恐為誘兵令軍勿擊又遣騎候四望陜中
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曰虜若以數千人守
杜陜中兵豈得渡吾知羗虜不能為矣充國嘗以遠
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備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

既堅守而勿輕戰
又為支兵以待戰
且使相捕斬以散
其黨克固之計亦
周夫

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
欲戰。虜數挑戰。充國堅守。且遣子趙卬將胡越騎為
支兵。又遣所獲羗人歸告種豪。大兵止。誅有罪。明白
自別。毋取併滅。天子告諸羗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
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三十萬。下
豪二十萬。大男三千錢。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
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
劫畧者。解散虜謀。徼及廼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請
益馬食。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可奪其產畜。
天子下其書。令充國與衆議之。充國以為武賢欲分

先擊先零之首
謂者以震服罕开
最得先後之宜

兵兩道並出。回遠千里。以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約米
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且虜據
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至俱危。為夷狄笑。千載又
謂可奪其產畜。尤非至計。臣意先零首為叛逆。劫畧
他種。不若且捐罕开。暗昧之過。而勿宣先行。先零之
誅。以震動之。迨其悔過。因赦其罪。擇良吏拊循之。此
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也。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皆謂
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
圖。天子遣許延壽。以璽書嘉納武賢之策。拜為破羗
將軍。擊罕开。又以書誚充國。且令引兵並進。又謂太

上書陳利害此是
智者雜於利害

論先零與罕开解
仇結納此發先零
之積謀以明其當
先擊也

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充國得謂以為將任兵
在外便宜有可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利害曰。
前遣降羌論告罕开以朝廷德意。罕开之屬未有所
犯。今置先零而先擊罕开。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
兩害。誠非至計。臣聞兵法攻不足守有餘。又云善戰
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今先零羌楊玉率兵為燉煌酒
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此。致敵之術以逸
待勞。取勝之道也。且二郡兵少。尚不能守。而使之行
攻。什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不便。又先零欲
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納。然其私心惟恐漢兵至。

充國徐驅先零此
是窮寇勿追亦禦
夷之道

而罕开背之。嘗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若先擊
罕开。則先零必助之。適使之得施德於罕开。以堅其
約。又逼脅諸種。國家之憂未易解。臣意先擊先零。則
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上賜書報從充國議。充國
引兵至先零虜欲棄車重渡湟水去道阨狹。充國徐
行驅之。或曰追逐利速。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
之則走。不頽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
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擄馬牛羊十萬餘頭。
車四千餘輛。及兵至罕开。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
罕开大喜。豪靡忘率衆未歸。罕开竟不煩兵而下。○

前者擊先零只是驅出河湟外耳此則欲入其境界而擊之

糴谷三百萬斛此是以飽特飢

充國死守金城此是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上賜書曰將軍老病今詔破虜將軍來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擊先零時零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以待其弊作奏欲上其子印恐忤上意不能自保使客諫之充國曰何言之不忠也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廼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安國再使且費其半今兵久不決儻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即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谷十九萬九千六百二十斛益千六百

九十三斛芟稿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今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有不測之變臣謂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豐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百二千頃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九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就草則可益積蓄省大費上復遣問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罷兵屯田以待敵之可勝虜雖未即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謹條不出兵

請罷兵屯田以待
敵之可勝至明年
而先零果降乃知
克國之善謀也

屯田便宜十。二事。步兵留屯以為武備威德並行一
也使虜失肥饒格諸羌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
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事一歲罷
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督甲士循河湟漕穀至臨
羗以揚威武五也以閒暇時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
也兵出乘羗徼倖不出亦令虜窺風寒之地受霜露
疾疫之患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
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不驚動河
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制
西域伸威千里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漸息以戒不

料羌破壞在明春
而明年羌果降服
克國之料事實矣

虞十二也且先零精兵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
散饑餒罕开莫須又頗暴畧其中今聞天子有使相
捕斬之賞臣謂其破壞在明春詔從之明年虜果降
服克國振旅而還

按克國用兵先計後戰前請先擊先零後擊罕开
後請罷兵屯田坐困先零既而果如所言真歷練
老成易所謂丈人吉者是也

○前漢張湯山陽瑕丘人

宣帝時郅支單于見呼韓邪單于身入朝漢以其疲
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其右地會漢發兵送還呼

論鄧支死守而我
奔兵必克此是知
彼知已

韓那单于。即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因辱殺漢使谷吉等。自知負漢。又謂呼韓邪益強。遂西奔康居。湯與甘延壽出使西域。謂延壽曰。鄧支单于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併驅烏孫衆兵。直詣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成矣。延壽止之不聽。遂共上疏自劾。矯詔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入康居界。捕得康居貴人具色子等。為導進攻木城。破之。遂入土城。初鄧支单于聞漢兵至。欲去。恐康居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遂堅守。及漢兵入城。遂斬之。湯以降虜千

湯有大功。而以所
獲財物被罪。在湯
為不知自保。而在
朝廷則當以功掩
過

餘人付城郭諸國發兵者。乃上疏以聞。其所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使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鄧支单于。萬里振旅。宜使使迎勞道路。今司隸收繫按驗。是為鄧支報仇也。上立出使士。既至論功。石頭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於蠻夷。宗正劉向上疏曰。鄧支殺漢使。傷威毀重。陛下嘗欲誅之。今延壽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鄧支之首。雪谷吉之耻。萬夷懾服。呼韓邪单于見之。且喜且懼。願守北藩。累世稱臣。可比周大夫。

劉向此論最是但方叔吉甫之功非湯之矯制者可比

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玁狁而百蠻率從者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猶以功覆過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百萬之衆，靡億萬之費，僅獲駿馬三十疋，其私罪惡甚於常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今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而滅郅支，論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論列功覆過，則優于齊桓貳師，而大功未著，小罪數布，臣竊痛之。乃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後湯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湯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其功，天子出湯，奪爵免將士伍，後西域都護段會

論胡兵五當漢兵一此是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量烏孫五日當解此是知我之地知戰之日

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請發城鄯燉煌兵以自救。上召湯問之，對曰：「此無足憂也。胡兵五當漢兵，一何者？兵刃鈍朴，弓弩不利。近來頗得漢巧，然猶一而當一。又兵法容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雖衆不足以勝會宗。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鄯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兵也。量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五日當解。因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聞。」居四日，軍報已解，湯卒於長安。

按湯雖矯制興師而大功難泯如劉向所議封是

也其後逆料烏孫不差時日蓋其經歷熟而知識明耳

○前漢馮奉世 字子明上黨潞人

時烏孫大有擊匈奴功而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
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
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條城都尉宋將言莎
車與旁使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奚
克國又攻劫南道與軟盟畔漢自鄯善以西皆絕不
通奉世乃與其副思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
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
兵此是將能而君不御

此以丞相將軍之
議為是而望之所
錄為非

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擊莎車入其城莎車王自殺
傳首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罷兵以聞宣帝
召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人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
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
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為
奉世出使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
為後世法即封奉世則後奉使者皆以奉世為比爭
逐發兵邀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
長奉世不宜封上善望之議遂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代常惠為右將軍典屬國○永光二年隴西公姐旁

論當用六萬人此
是識衆寡之用後
未必增至六萬然
後可見奉世料事
之明

請一奉而疾決此
是兵聞拙速未翻
巧之久也

種反詔丞相韋元成右將軍奉世等議之時歲比不
登而遭羌變元成等莫敢對奉世獨請兵討之上問
用兵之數奉世對曰反虜無慮二萬人法當倍用六
萬人一月皆決元成等皆以民方收斂未可興兵發
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飢饉戰守之備
久廢夷狄皆有輕慢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
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鈍師守則百姓不
且弱形一見諸種並起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
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詔益三千人命奉
世與任立韓昌分屯三處先遣校尉與羌爭地利又

奉世言不須大將
便有專功之意

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奉世
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
決事上乃發兵六萬餘人拜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
助之奉世上言願得其兵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
費上以璽書責奉世曰兵法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
以揚威武參計策何謂不須大將且愛戰士擒強敵
將軍之職若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奉世乃
與千秋合軍進至隴西大破羌虜斬首數千餘皆逃
亡出塞○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
支功封列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

舉世與延壽湯真是功同而賞異杜欽此論極是惜朝廷不錄

殺漢使約諸國皆畔右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出使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此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多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群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願下有司議之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按奉世前有伐莎車功後有伐羗虜功蓋由其料敵明審處置得宜故也惜其有功不侯

○後漢鄧禹

字仲華南陽新野人

杖策歸光武此是擇君而事

時更始立禹不從之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喜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欲仕乎禹曰不然願明公威德加於海內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因說曰諸將皆庸人志在財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整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

昔太公初見文王

進敬天動民親賢

三策今禹此言雖

不及敬天亦得動

民親賢之旨真中

興之洪猷也

因六甲窮日更理兵此是雜持利害而務可伸

高不攻赤眉于長安此是知彼知己有所不擊

民之命以公而處天下不足慮也。光武悅常留宿於中與定計議。○光武與更始貳更始遣王正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共攻禹禹軍不利會日暮戰罷諸將見兵勢已摧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正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眾明旦正等悉軍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進大破之正等敗走遂定河東○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諸將勸禹遂取長安禹曰不然吾眾雖多能戰者少

山不即攻赤眉於安者量其不久故欲休兵北道以觀其弊也卒之赤眉自走而長安不攻自取後赤眉以无粟復入長安而功不終惜哉

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計其財穀雖多不能堅守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穠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擊也遂引軍北至栒邑帝下敕催禹進討鎮慰西京禹猶執前意及赤眉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饗士卒循行園陵修禮謁祠收十一帝神主奉詣洛陽

按禹一見光武有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之策真興復之訏謨且行師有紀料敵最明為中興元佐○後漢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

光武之任寇恂與
高祖之任蕭何相
同而恂之轉輸
不殆亦與蕭何之
周給軍食相同

恂初見光武於廣阿。光武拜為偏將軍，數與鄧禹謀議。禹竒之，及光武南定河內，而難其守，問於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為矢百餘萬，養馬一千疋，收租四百萬斛，轉輸給軍，前後不絕。○朱鮪聞光武北征河內，勢孤，使蘓茂賈強將兵三萬渡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

聞劉公丘至而悚
動此是三軍可奪
氣

移書屬縣，發兵會於溫下。吏士諫曰：「洛陽渡河，兵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適馮異遣救，又諸縣兵皆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曰：「劉公兵到！」蘓茂軍聞之，悚動，恂因奮擊，大破之。追至洛陽，斬賈強，而茂兵投河死者數千。恂乃過河而還。光武聞之，喜曰：「吾固知寇子翼可任也。」○恂同門生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君侯以此時據大邦，內得人心，外破蘓茂，威振鄰敵，功名發聞，此諛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河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

恂遣子甥為軍前
鋒此即王莽多請
田宅之意皆為保
身計也

教恂之為賈復正
猶相如之屈廉頗

宗族昆弟當以前人為監戒恂然之遂稱疾不視事
帝將及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
也恂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妹子谷崇將突騎願
為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將軍○後恂為潁川太守
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
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
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嫚怨而不決之者乎
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谷崇曰崇將
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
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

此義吾安可忘之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
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
還賈復欲勒兵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
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帝
曰天下未定兩虎焉得相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
極歡共車同出結交而去○後恂為汝南太守代朱
浮為執金吾從車駕征隗囂而潁川盜賊群起帝乃
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能
平之恂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隴蜀故
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必惶怖歸死臣

百姓遮道借寇非
寇威德素著足以
誨盜安民何以至此

斬皇甫文而高峻
自降此是上兵伐
謀

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平。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初，隗囂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及囂死，峻據高平，堅守。大將軍耿弇以兵圍之，一年不克。帝自親征，復遣恂以璽書招降之。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降則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問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乃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

耳。恂經明行修，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得至此，可獨享乎？人稱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按恂前守河內，而轉輸不絕，擊破蘇茂，後守潁川，而擊平群寇，致人借留，屈賈復則見其寬，洪斬皇甫文則見其明，決鄧禹稱其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諒夫。

○後漢馮異 潁川文城人

光武初為司隸校尉，道經文城，異奉牛酒以異為主簿。及光武自薊至饒陽，蕪萎甚，值飢寒，異進葷粥，比

異謙退不伐而為人所願屬凡為將者不可不知

至南宮潯沱河遇風雨入道傍空舍異進麥飯到信
都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異為人謙退不伐
諸將嘗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為大樹將軍
及破邯鄲分配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
多之○時更始遣李軼朱鮪將兵三十萬與河南太
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命異統軍與河
內太守寇恂合勢以拒之異乃遣李軼書曰昔微子
去商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
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廢
興之符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問親

異與軼書深明更始必發蕭王必與勸軼及時歸蕭王也觀軼所報書詞則身事更始而心向蕭王矣

宣露軼書此是親而離之

光武宣露軼書有二意蓋說朱鮪與李軼同向已不然則使朱李自相反也巳而鮪果殺軼

古今人法去得傳

遠不踰近季文能居一隅執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
大臣乖離綱紀已絕蕭王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
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
定大計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嚴兵圍城雖悔
無及軼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惟深達蕭王
願進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後不復與異爭鋒
故異得北攻南伐武勃將兵與異戰異斬之軼又閉
門不救異見其信効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
朱鮪知之鮪怒使人刺殺軼○時赤眉延岑暴亂三
輔鄧禹不能定遣異代討之敕曰三輔遭王莽更始

古今人法去得傳

百得傳卷之一

征伐要在平定安
集此王者之言所
謂古者以仁為本

以恩信誘之而又
分兵擊之異之計
最善何洪不聽而
取敗耶

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今之征伐非必
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耳諸將非不健聞然好擄
掠卿能御吏士令自脩飭無為郡縣所苦異受命而
西遇赤眉於華陰殺降頗衆適鄧禹鄧洪引兵未要
異共攻赤眉異曰賊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
用兵破也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異擊其西此萬
全計洪不從與赤眉戰赤眉佯敗走已而還擊洪軍
大敗異與禹合兵救之士卒飢倦又敗禹脫歸宜陽
異走回谿阪歸營招集數萬人與賊約戰使壯士變
服與赤眉同伏道傍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分兵

變服以伏此是奇
中之奇

以章示異而又以
詔書慰異既警之
人樹之也

觀此君臣語意於
帝見相念之情於
異見交傲之義

救之賊見勢弱遂悉兵未攻異縱兵大戰日昃賊氣
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別識遂驚潰追擊
敗之降者八萬人餘十餘萬東走宜陽帝降璽書勞
異曰赤眉破平士卒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壯奮翼
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人有章言異專制
關中威重民歸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懼上書
謝罪報曰卿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
而有懼意○異朝見帝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詔曰
倉卒蕪菱亭荳粥澠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謝曰
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

異據柁邑而行巡
驚潰此是先處戰
地以待敵者逸

論柁邑而及三輔
以是微乎微乎至
於無形

國賴之。臣今願君亦無忘河北之難。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諸將為隗囂所敗，詔異軍柁邑未至，囂乘勝使將行巡帥兵來取柁。異知欲馳兵先據之，諸將皆以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宜止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得柁邑必欲深入，三輔動搖是吾憂也。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然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潰，追擊破之。

按異通李軼，剪更始瓜牙，破赤眉，除國家荼毒，且據柁邑，奪隗囂膽氣，真中興元佐。

一卷終

